

# A 市 铁 闻

■ 林正义 著



## 目 录

|                   |       |
|-------------------|-------|
| A市轶闻 .....        | (1)   |
| 命运之神 (纪实小说) ..... | (43)  |
| 闪光的“螺丝” .....     | (204) |
| 列车北去 .....        | (235) |
| 晨 光 .....         | (282) |
| 题 字 .....         | (306) |
| 逍遥游 .....         | (321) |
| 君子兰风 .....        | (344) |
| 古城捕“虎”记 .....     | (352) |
| 后 记 .....         | (374) |

## A 市 铁 闻

—

姑娘长得太漂亮，是一种危险。

你看，从A市针织三厂大门里登车飞出来的这个身穿藕荷色连衣裙的姑娘，她又遇到麻烦了！

她叫施月兰，是该厂成衣车间剪裁班的女工。

这姑娘长得太引人注目了。

A市的人说：“针织三厂多美女。”可施月兰同她的小姐妹上街的时候，不管是三五成群，还是十几人一帮，周围行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会被吸引到她身上来。小姐妹们说，不论啥样衣服，哪怕是一件沾满棉纱的工作服，穿在她身上也觉得受看。那些惯以说长道短为乐事的老大嫂们则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不怕衣服样子丑，只要小兰子穿上走一走。”“看了咱厂的施月兰，不看那有名的大演员。”上个月省里要在这个轻纺工业颇为发达的城市搞时装表演，重金聘请施月兰当模特儿，厂里以同时展出该厂新试制的三种针织内衣为条件，同意提供这个“最佳模特儿”，可施月兰妈妈知道后，坚决反对，说：“什么模特儿？单这名就麻

人。你可别再去招风了，还嫌麻烦事少啊？”她是为自己闺女操心操怕了。

施月兰一非干部，二非劳模，可在全厂称得上是个风云人物。青工们说她是“咱厂一枝花”，技术科的眼镜先生们说她是“难得的人才”，厂里领导说她是棵“刺儿梅”——招人惹眼，又浑身是刺。熟悉施月兰的老师傅和小姐妹却说：“人高遭人嫉，马高被人骑。小兰子要不叫总有人找她别扭，早出息了！”

说起这些别扭事，却都是由于她的漂亮招来的。

美，具有一种特殊的磁力。它不仅能吸引来赞赏、喜爱和倾慕，而且会吸引来嫉妒、邪念与贪婪。

1975年，中学毕业的施月兰刚好十七岁。那时，她的优秀的学习成绩并不听见多少人称道，可她那亭亭玉立的少女风采，却为许多人啧啧赞美了。她在学校爱好广泛，十分活跃，不仅是跳舞唱歌的能手，而且是校体操队和武术队的队员。那时上大学还没兴考试，由学校“推荐”。班主任老师说她学习成绩好，推荐她上“工大”；体育老师却动员她上体育学院，说：“你看人家庄则栋，不就是靠打乒乓球打上去的！体育出息人最快，你身体素质好，又灵活，你把别的都放下，单练体操，我保你两年就能出国！”正当施月兰同妈妈商量是上工科大学，还是争取将来“出国”的时候，市样板戏剧团为了“培养接班人”来选演员，又一眼看中了她。施月兰虽然喜欢唱歌跳舞，却从没打算以此为业。当那个绿军装、青胡茬儿、髻头发的导演征求她意见的时候，开始她

是摇头的。可是馨发导演说：“你能去样板团，不但是你的光荣，也是你全家的光荣，而且是你们全校的光荣。你知道样板戏是谁培植的吗？”见施月兰不吱声，馨发导演又找来了书记、校长，让他们帮助动员。施月兰只好放弃了上工科大学和将来“出国”的愿望，当了市样板剧团的学员。到样板团还没一个月，有一天导演把施月兰找到他的办公室，笑眯眯地说：“来，小兰，这套练功服我特地为你挑选的，你换上试试，合不合身？”施月兰说了声“谢谢”拿起衣服就要走，导演却拉住她说：“你就在这试嘛！”然后竟把她推坐在那张值班用的床上。施月兰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见馨发导演正用贪婪的目光盯着她，嘴里说：“小兰，你长得也太美啦！”他将施月兰扑倒在床上，一只手便朝她浑圆的胸脯伸来。施月兰作梦也没有想到这位满口“突出政治”的导演会露出这样一副恶心而怕人的嘴脸，她闭上眼睛蹬起腿，狠命地朝上一蹬——这一招还是在学校武术队时体育老师教给她的“兔子蹬鹰”，那时因为她一听这名字就想笑，总做不好，这次却是闪电般地快而有力，正好踹在导演的小腹下面。那导演并没有大叫，而是像皮球煞气似地“啞”了一声，便倒在地上了。不过施月兰可没心看她这一招国术的威力，她爬起来大哭着一口气跑回家，说：“抹脖子我也不去样板团了！”就这样，样板团没呆成，上大学也就误了。

粉碎“四人帮”后，可以考大学了。月兰妈妈却到了退休年龄。爸爸死得早，又无兄弟姐妹，月兰顶替妈妈上了班，挑起了家庭经济的担子。刚进厂时，厂领导见她聪明伶俐，

又有文化，把她留在办公室作打字员。可是没成想又让办公室主任看中，托人保媒要施月兰给他在部队当兵的儿子作媳妇。施月兰虽然没能考大学，却憋着一股劲儿，想在参加工作后好好学点本事，她恭敬而惶恐地对主任说：“主任，我不想过早地考虑生活问题，我想趁年轻多学点东西。”月兰妈妈也觉得女儿年纪还小，不着急。哪知一个星期后，施月兰便被打发到针织车间当了挡车工。知情人都在骂那主任“太损”。施月兰却一声没响。到了针织车间，没用三个月，就成了全车间最优秀的挡车能手。

可是施月兰在针织车间也没有呆长。原因是保全班的那几个小伙子总是围着她转。而施月兰看的几台织机偏偏总是不出毛病，这就使得几个小伙子效力无门，欲近不能。渐渐地，车间主任发现，靠近施月兰织机周围的几台织机却总有停机维修的，而保全班的小伙子们全都积极起来，特别是有个外号“混混儿”的保全工，平时游手好闲。因为他是厂长的大公子，车间主任只能睁一眼闭一眼。自从施月兰到针织车间，他分外积极起来。靠近施月兰的织机一出毛病，他争抢着去修。有一次，他眼睛盯着正在挡车巡回的施月兰，手却去开电门试车，一下子被机器绞伤了两个手指头。厂长下令让针织车间“检查排除不安全的因素”。查来查去，查到了施月兰身上。车间主任汇报事故原因时说：“咱车间那几个年轻人，见到小兰子就丢了魂儿！”厂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又把施月兰调到了几乎清一色“半边天”的成衣车间。虽然车间里也有两个男保全工，但都是四五十岁、老婆孩子一

大堆的老师傅，而且老实本分得像两台机器，任你是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他们也会毫不动心的。

施月兰调到成衣车间却是如鱼得水。她本来念书时就在家跟妈学了一手好针线活儿，缝纫机蹬得比妈还麻溜儿，平时又专门爱研究新出的衣服样式。调到成衣车间后，她裁、剪、缝、作，样样来得。而且买了一大摞服装裁剪的书，春装、夏装、内衣、外衣，牛皮纸的衣服样子剪了一堆又一堆。小姐妹们发现施月兰身上不断更换的衣服样式，美观新颖，比从贸易市场花高价买来的上海时装还要“派”<sup>①</sup>，都纷纷求她帮助裁做。技术科科长提出要把施月兰调到设计室，厂长大摇其头，说：“成衣车间也需要技术骨干，让她在生产第一线多发挥点作用也好嘛！”心里却在想：要不是因为她，我儿子也不会短了两截手指头。

施月兰的目标好像并不是进设计室。她报考了电大，发榜时以四科三百五十分的成绩名列考区第一。可是厂长说：厂里一不负担学费，二要误工扣薪。施月兰只好改学某大学经济系的函授。因为学函授不用半脱产，除了每月一次的面授外，工余时间自学就可以了，只是要更付辛苦。施月兰三年来在坚持全勤的情况下，学完了函大，拿到了毕业证书。那天参加完毕业典礼，施月兰被几个要好的小姐妹拉到了海味酒家，她们每人拿出刚发到手的六元奖金为她“设宴”，祝她“取得大专学历，转干，荣升，为小姐妹们争气！”

---

① 派，方言，美、好、神气、派头等意思的混合。

“这回不要说进设计室，到技术科当个科长也是不成问题的！”

施月兰一仰脖喝下了一杯葡萄酒，咯咯笑着说：

“当科长，我还想当厂长哪！”

这句话后来不知怎么传到厂长耳朵里，把厂长光脑门上的几根头发都气得竖了起来，大怒说，“好你个狂丫头，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卧着，老老实实蹬你的缝纫机去吧！”

可那厂长的儿子“混混儿”，自从受了“工伤”之后，便调到技术科去描图。每天西装革履的，俨然是个“知识分子”了。几年来，对施月兰却是热情不衰。虽然有人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对象，看了之后，介绍人听到的都是同一句话：

“还没有施月兰一半儿漂亮呢！”一拖三四年，也成了二十七八的“老”小伙子了。这回知道施月兰函大毕业仍然在成衣车间当工人，便托人捎话：只要施月兰同意与他交朋友，他可以同施月兰对换。他去成衣车间当保全工，让施月兰进技术科。据说这个“方案”已得到了厂长和人事部门的默许。话传过去一个多月，也没见回音。“混混儿”忍不住了，一次下班，堵着施月兰问：“咱俩对换行不行？”施月兰连眼球儿也没转向他，只冷冷地扔过去一句：“拿你爸爸的厂长换也没门儿！”把个“混混儿”气得两眼翻白。可施月兰也只能“盘卧”在成衣车间蹬她的缝纫机。

小姐妹们气不忿儿，鼓动施月兰说：“什么厂长、主任，告他们去，压制知识分子！”施月兰笑起来：“我能算知识分子啊？”“咳，你大专文凭拿在手，正儿八经的知识

分子哩！没听技术科的眼镜科长说，有些正式大学的毕业生还赶不上你的本事呢！”“对，你们狠劲儿往高抬我吧，好把我一下子摔死。”小姐妹们笑了：“喜抬你哩！你那些倒霉事儿都是自招的，谁让你长得那么漂亮了呢！”“月兰姐，你都二十六了，赶快找个好主儿嫁出去，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打你的歪主意了！”“对，你找个老子当大官的，当了大官的儿媳妇儿，看有人还敢欺负你！”

“去，你们少放屁。谁着急自己快去找，我还想守我妈一辈子哩！”

笑闹归笑闹，对于自己的婚事，施月兰不是一点没有考虑哩——毕竟已经二十六了！而且不知哪儿那么多媒人踩破门坎儿地往家里跑，妈妈整天的唠叨，突然飞来的求爱信，挎包、工作服兜里经常出现的不知哪儿来的电影票……这些事把人缠烦得要死。特别使她不快的是，本想在厂里施展点本事，领导却不理不睬，还无聊地把工作同她的个人问题纠缠到一起。她赌气支持妈在家里开了个“新新”服装店，她晚上裁，妈妈白天做。不到两个月，嘿，没想到一下子竟以“式样新颖，做工精细”出了名，开张不到两月，接的活儿妈都有些做不过来了。就是最近常有些毛头小伙子上门胡纠缠，他们付手工费倒大方，嘴里却常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前些天有个楞小子来取衣服，粘粘糊糊地不走，说：“新新服装店要发大财了，招人哪！都知道这儿不光活儿漂亮，做活儿的人更漂亮！”月兰妈听了，从花镜上边看着小伙子问：“小伙子，你看我比你妈岁数大不大？”弄得小伙子红着脸

尴尬地说：“哎，大娘，我不是说您做衣服的，我是说裁衣服的，那是您女儿吧？”“少废话，拿衣服走人！”事后，妈妈对月兰讲起，惹得她又是气又是笑。

为了这些个事，妈妈对女儿的婚事越来越着急了。当妈的本来十分体谅女儿的心，想让女儿自己去“自由恋爱”。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也没见女儿跟谁“自由”。月兰妈下决心采取了“紧急措施”。前些天竟然找来月兰的两个姨一个姑，开了个“三国四方会议”，专门研究月兰的婚姻问题。会上做出决议：一定要在半年内彻底解决。两个姨一个姑把月兰妈好一顿埋怨：“早说帮你找，你偏要由兰子自己挑。那个争强好胜的丫头，把心思都用在念函大争第一上了，哪有心去找对象。再说她那个厂子一共才几百人，能有什么出奇冒泡儿的人物！咱兰子找对象可不能光凭那些几个‘员’、几条‘腿’的条件，要高档的才行！就凭咱兰子的才貌学识，在全市就没见过第二个！”

月兰妈摆了摆手，说：“咱一个工人，可不想得那么高。能找个与兰子般配的，会体贴人又有点本事的就行。”

“放心，放心。”两个姨一个姑都把胸脯拍得“通通”响。

施月兰听了妈妈关于“会议情况”的介绍，真有点哭笑不得。“半年内彻底解决”？订做一套衣服还得一两个月哩！难道她们真的以为选择伴侣跟上商店买双皮鞋差不多吗？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施月兰不由得想起最近看过的一篇描写青年爱情生活的小说，那里面把爱情分成好几种类型。自己将来的爱情会是哪一种呢？青梅竹马，肯定今生是

没这个可能了；患难之交，自己也没这个遭遇；那么只能是一见钟情了？可迄今为止好像还没见过哪个小伙子令自己倾心。看来自己的爱情选择只能靠别人介绍了，而施月兰觉得这是最没意思的，介绍，相亲，登记，结婚——在多彩多姿的生活舞场上，难道自己真的只能跳这简单乏味的“快四步”吗？望着窗台上浴着朦胧月光的几盆君子兰，她心中忽然生出一种比喻。她觉得现实生活中能够自然地萌生爱情花果的园地太少太窄了，于是乎人们大都只能在各自的窗台上人工地移植或栽种这些小小的盆花。早起梳头照镜子，她又恨起镜子里那张脸来——如果长得丑一些，大概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事，自己也许就能够从容地进行自己的选择了吧？

## 二

针织三厂坐落在A市的市郊。

蹬车出了厂门，施月兰抬腕看了看表，已经快六点了。今天是周末，市工人文化宫照例有舞会。下班时，几个要好的小姐妹又来拉她去跳舞，她却呆坐在更衣室的长条桌前，说：“我还有点事，今天不去了。”小姐妹见她面前摊着笔和纸，起哄说：“噢，是躲在这里写情书吧？咱快点走，可别打扰了人家。”她笑着啐了一口：“就是写情书，快滚！”施月兰一个人关在更衣室里，一口气整整写了七篇纸。前六页是一分意见书，一共十六条，包括当前服装生产形势的分析，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厂里现在生产体制的弊病，改革设想等等。她实在憋不住了，反正就这一回，豁出去了。后一

页是请求停薪留职的报告。

施月兰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再跟那几个总找别扭的领导生闲气。回家跟妈妈好好办办新新服装店，自己闯出一条路子。虽然想到要离开车间里的小姐妹，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儿，可自己再在厂里呆下去也没个好儿。她觉得现在的路很宽，几只脚绊不倒人。写完之后，她把意见书和停薪留职报告（这个厂由于长期亏损，厂里早已公布“谁想停薪留职交上报告就算批准”）交给目瞪口呆的车间主任，就蹬车出了厂。

晚霞烧红了天边。远处高楼建筑的剪影衬着金红的天幕，显现出一种繁华的壮观。市郊马路上静悄悄地，斜长地铺着一排树影。初夏的风，调皮地撩起了施月兰的连衣裙，露出了她那白晰健美的双腿。她下意识地拉了一下裙角，心里充满了一种轻松感，像刚完成了一桩什么大事。

突然，从前面山坡小树林里飘出来迪斯科舞曲，接着钻出来三个青年，一色的长头发，花衬衫。其中一个细高个子手里拎着一台双卡收录机。三个人一字排开站到了马路中间。

虽然对施月兰来说，被陌生的小伙子拦截不止一次，可那都是在离家门、厂门不远的地方，都是些想演“马路奇遇”的冒失鬼，一句话扔过去，打发开了事。今天站在这静悄无人的郊区马路上的三个小子，看来是来者不善。施月兰心里不禁有些紧张，她一刹闸跳下车来，迅速地瞥了三个人一眼，说：“干么挡道？”

细高个子“啪”地一声关了录音机，笑嘻嘻地说：“哥们儿几个从下班就在这等，脚都站酸了，才迎着大驾！”

刹那间，施月兰觉得在哪儿见过这几个人。

其中一个留小胡子的把嘴里叨着的烟卷儿一吐，看着施月兰说：“别害怕，没别的意思，请你陪哥们儿几个跳跳舞！”

施月兰想起来了，上周末她和几个小姐妹去市工人文化宫参加舞会，这几个小子邀请她跳舞，都被她托词拒绝了。

“噢！想跳舞啊，那好办，今晚文化宫见。”施月兰推车要走。

最胖的小个子伸手攥住车把，说：“想要哥们儿啊？到文化宫咱哥们儿轮不上，就在这儿陪咱玩玩吧！”

细高个子向小树林一指：“舞场都选好了，还铺着绿地毯哪！”

施月兰此刻反而镇定下来，冷冷地说：

“看来今个儿非陪你们跳跳不可啦？”

“那当然，哥们儿发了誓，非得搂着牌子最亮的姑娘跳回舞不可，你是咱哥们儿公认的舞会皇后……”

“少放屁，要跳快跳，姑娘还着急回家哪！”施月兰把车子靠到树林边的一棵树上。

这排柳树林，紧靠护城河。树木疏密不均。四个人来到一块空地，细高个子开了录音机。挂到一个树杈上，便朝施月兰走过来。

“怎么，你先来？”

“那当然，老大么！”他左手同施月兰搭上手，右手便



来搂施月兰的腰，心中正要得意，突然，左臂“咯嘣”一声被施月兰扭到了背后，他被迫地弯下身子“哇”地一声叫，施月兰的膝盖朝他左肩胛骨下一磕，细高个子便趴到了地上，嘴里喊着：“哥们儿快上，咱们让她给玩啦！”

施月兰迅速地转过身，把脚下的两只高跟鞋一甩，弓步矮身，对准同时扑上来的胖子和小胡子的腹部双拳齐出。

“哎哟”一声，两人叫得个齐，同时蹲到地上。施月兰用穿着尼龙花袜的脚背照着两人的腮帮子“啪啪”又是两脚，两人“呜噢”一声又都捂着嘴巴仰坐在地上。

“讲，哪个单位的？”施月兰叉着腰问。

“哎哟，大姐，今天算撞着了。饶了哥们儿吧！”胖子和小胡子齐声讨饶。

施月兰又用脚尖对着胖子的软肋一点，胖子“哎哟”一声在地上翻了个滚儿，嘴里喊：“我说，我说，我们是振华服装厂的工人。”

“振华服装厂？”施月兰冷笑了一声，“怪不得出来你们这几个宝货！”

施月兰穿上鞋，走向自己的车子，回头说：“等我有工夫找你们厂长算帐！”

“哎哟，大姐，你认识我们厂长？求求你可别告诉我们厂长，咱哥们儿下次再不敢了！”

施月兰把三个人的叫喊丢在脑后，蹬开了飞车。这时她才感到自己胸口“噗通噗通”跳得厉害。其实她并不熟识振华服装厂的厂长，只是从报上看到过“振华服装厂收留教育有

劣迹的青年”的报道，“五四”青年节时市里召开的青年突击手表彰会上听过该厂长的经验介绍。“找厂长算帐”云云，纯属恐吓，听了三个人的叫喊，施月兰不禁觉得好笑，看来他们厂长还挺有权威哩！

回到家里，二姨、三姨和姑姑正挤坐在白天接待顾客的那条长沙发里争吵得不可开交。见施月兰进屋，便说：“好，让兰子定吧！”

“姨，姑！”施月兰打了声招呼，一屁股坐到床上，同时甩掉了两只鞋。妈妈见女儿疲惫不堪的样子，又见她两个袜底子上都是泥，不知出了什么事，慌急地问：“兰子，出啥事啦？”

施月兰吁了一口气说：“没啥事，有仨小子截道，让我给打发走了。”

“唉！兰子，以后可得当心。别仗着你学过三拳两脚的就大大咧咧不在乎，总让妈提心吊胆的。”

“兰子长的太惹眼，赶紧找个对象，结了婚就安稳了！”二姨说，“人家老白家这小伙子一米八的大个儿，身体棒得像个运动员，兰子要是找了他，保准没人再敢欺负！”

“谁找的没有一米八？凭兰子的身材没有一米八能提吗？郑全友的叔叔是公安局长，当了公安局长的侄儿媳妇，还有人敢碰吗？”

姑姑揉了揉两个姨一把，说：“咱们给兰子找的是对象，可不是找保镖的。我看还是我找的这个条件最好，人家不但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父母还是华侨。听说正在考什么研究

员，马上还要出国，这样条件要什么样的姑娘没有？人家是在舞会上见过兰子，同兰子跳过舞，我一提，他高兴得不得了，说他一直在到处打听兰子的单位哪，这不就叫一见钟情啊！”

“嘿，出国有什么好！”在一个小商店当经理的二姨反驳说，“结了婚，搬家一走好几年，让兰子守空房啊！再说外国净些个光屁股女人，弄不好把魂儿勾去了呢！”

施月兰两手捂起耳朵，晃着头嚷道：“哎呀，哎呀，你们在说些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妈妈说：“都别吵，把几个人的根底跟兰子说说，让她自己拿主意。”

原来，“三国四方会议”之后，二姨、三姨和姑姑都积极行动，各自挑中了一个人选。

二姨相中的这个与兰子同龄，叫白宝星，原是一个机械厂的工人，停薪留职，贩运布匹衣服发了财，现在银行有三万存款。家中就一个母亲，三间大瓦房，不但沙发、立柜、彩电、冰箱应有尽有，而且花瓷砖铺地，塑壁纸糊墙，还自装了空调，居住条件决不下于市级干部，小伙子又一表人材，保媒的真是说客盈门。可白宝星一个也没有相中。小伙子公开宣称，他要找一个美女。原来他家与二姨住东西院，早就见到姨家串门的施月兰，而且有意在心。不过那时他还是个普通工人，自觉配不上。发财致富之后，他常往二姨家跑，却一次没碰上施月兰。二姨一向他提这事，乐得他蹦了个高儿，立刻从银行取出两千元，问二姨需要买点什么见面礼？

三姨虽然是人事局的会计，然而却学会许多人事局工作范畴的业务用语。她对兰子说：“我给你提的这个人，可是经过全面考核的！”此话也并非夸大其词。这个郑全友原是人事局干部科的科员，也是读函大刚毕业，与施月兰是同学，两个人听面授和结业考试时都见过面，不过施月兰并没特别注意这个郑全友，郑全友却早就注意到了施月兰。郑全友的父母都是市委领导干部，叔叔是公安局长。虽说银行里不见得有三万存款，但家庭生活条件决不会比白宝星这个暴发户差。更胜一筹的是，他在函大毕业后立刻提升为副科长，正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小伙子今年二十八，几年来给他介绍了不少姑娘，大都还是高干子女，可他左挑右选没有中意的，其他条件还可以，就是长相没有配得上自己的。他在函大同学中发现了施月兰，不但姿容出众，而且学习优异，才貌双全，早已倾心。当他从三姨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发现了三姨特意展示出来的施月兰的照片，惊喜异常。三姨告诉他：“这是我的外甥女。”他主动地表示了想交朋友的愿望。所以三姨得意地对月兰说：“我推荐的这个人呀，条件这么好，可全没费鞋底儿，是守株待兔儿！”

姑姑是市科技馆的资料员。她想给侄女找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现在的大学生大都是边念书，边恋爱，毕业出来没对象的不多，特别是出类拔萃的，月老总是把红绳优先地系到他们的足下。去年化工研究所分来一个大学毕业生，经常来科技馆查资料，便同姑姑熟识起来。他叫吴玉堂，是华侨之子，父母希望自己后代能受到祖国文化的传统教育，送他